

梦已逝两千年

安鸫◎著

下

你可了解颠沛千年的孤独？你可记得穿越千年的缱绻？
若将来我化为古风里的某位佳人，你是否还会认得我？





林文星已逝两千年

安鸠◎著

下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里已逝两千年/安鸿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11

ISBN 978 - 7 - 5633 - 7746 - 6

I. 梦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175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395790-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×1 380mm 1/32

印张:14.5

字数:350 千字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8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(0539)2925659

“这……怎么会呢？她没有留下话来吗？”

回答他的仍是摇头。

诸葛均思索片刻，忽然眼珠一转：“二哥，要不你卜一卦，算算你和乔姑娘的运途？”

诸葛亮闻言，回眸觑了他一眼，沉吟半晌，终是点了头：“也好。”

沐浴更衣，净手焚香，三枚铜板轻轻排开。

第一卦，阳，第二卦，阴，第三卦，阴，第四卦，阴，第五卦，阴，第六卦，阳。艮上震下。

诸葛亮有一瞬的愣怔，盯着卦默然不语。

“怎么样？”诸葛均见诸葛亮只不言语，有些焦躁。

“艮上震下，颐也。中下。”忽然一人走来，瞟了卦一眼，兀自开口道。

“先生？”诸葛均抬头，见是少伯，朝他点了点头，“你几时回来的？方才不是散步去了吗？”

“看看天要下雨，便回来了。想必这位便是令兄了。”少伯转向诸葛亮，拱手问好，心下暗忖，这诸葛亮果然面容清奇，仪表不凡。

“正是，不知足下是……”诸葛亮回礼，对突然冒出这么个人来感到有些讶然。

“哦，施某乃乔姑娘的表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四周望了望，“怎么不见她？”
“她走了。”诸葛均替诸葛亮答了，顺便问少伯道，“先生方才说‘中下’，是说这卦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少伯点头，心想，亏得我在春秋没少被范伯逼着背易经。

“这……作何解释呢？”诸葛均心急道。

“呃……”少伯一时想不到卦语，扭头看诸葛亮。

诸葛亮却是摇了摇头，只轻叹一声。

“二哥，怎么了？”诸葛均见此光景，只怕是不好了。

诸葛亮收起铜板，苦笑一笑，剪手回房，边走边缓缓道：“一夜梦回春已晚，独剩空枝花无痕。”

诸葛均闻言，想了想，忽然扭头直直盯着少伯，皱眉道：“先生果真是乔姑娘的表兄？”

“这岂能有假。”少伯不觉一愣，随即凛然答道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可知乔姑娘府上何处？”

这下少伯可为难了。若如实相告，却又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茜茜已出阁，若编谎

言，又恐瞒不住，若说不知道，自己的身份就可疑了。思量半晌，少伯犹豫道：“知是知道的，只是不方便讲。”

“那‘为何不方便？’”此时诸葛亮不知几时已收拾好一切，背了包袱，站了出来。

诸葛亮眉间一蹙。他一直纳闷茜茜为何离自己而去，不想竟在回家后碰见她的表兄，而他的表兄又如此吞吞吐吐，难道这其间有什么隐情？

少伯人他一步跨到少伯身前，眼神笃定：“带我去找她！”

施建国走到病床前，看了看郑旦的心电图，有些颓然地坐了下来。

片刻，他站起身，走到主治医生房间，敲了敲门：“黄医生，我想放弃治疗。”

“哦？”黄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抬起头来，“你确定？”

“确定。”施建国点了点头，“但不放弃维持她的生命。”

黄医生闻言，缓缓点头：“好吧，那你办一下手续吧。”

施建国办妥一切手续，开车便直奔研究室而去。这名女子是春秋人不错，莫非她就是历史中的“西施”？自己早已夸口研究成果不日便能出来，如今学术交流会临近了，罢了，就让这名女子作为自己时空统一论的证据吧。

正想着，忽然有人敲门。他边随口问道“谁啊”边打开了门，只见门外立着一位白胡须老者。可他的眉目却如此熟悉……施建国呆呆地看着他，竟忘了说话。而那老者看他的眼神里，也闪过了一抹异样的神色。

“你好。”那老者倒先开口了，“请问你是施教授吗？”

“是。请问你是……”施建国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眼前这个人是谁。

“我姓范，你称呼我范老师便好了。”老者冲他点点头。

“哦，范老师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施建国说着，请老者进屋来坐下。

“我听说你要学术交流会上发布你的研究成果，是吗？”老者毫不客气地坐下，扬了扬眉，直接进入主题。

“不错。”施建国上下打量着这个人，暗自猜测他的身份。

“你的成果想必就是时空统一论吧。”老者眼中笑意隐隐。

“是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施建国有些得意。

“你的证据就是返回春秋去的女儿？”

一听这话，施建国脸色蓦然一变。这消息自己一直封锁着，本是要到最后时刻公布的，这个老人怎么知道？他到底是谁？施建国站了起来，声音有些变调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不用管我是谁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你的理论是错误的，或者说是非常不全面的，不要白费力气研究了。”老者气定神闲。

“错误？”施建国不禁笑了起来，“你怎么知道它是错误的？”

老者看着施建国，回敬他一个笑，不急不缓道：“所谓时空统一论，就是无论人类如何改变历史，历史都只有一个，永远不可能被撼动，而时空平面论则是说每一瞬都有无数个历史互不相同，这每一瞬的历史都是一个时空平面，而这每一个时空平面又将衍生出无数个不同的与之相接的时空平面，环环相扣的时空平面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，于是就有了无数个时空平面形成的无数个不同历史。对于你的研究，咱们来个最简单的分析。你认为假如时空是平面的，你抢走西施之后，这个时空平面就会链接到没有西施的时空平面，你就会到另外一个没有西施的历史时空去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让你女儿回到春秋，你女儿很可能便担负起了她自身的使命，如此一来，她就是西施，西施就是她。于是，西施的出现，就是你一手造成的了。所以，你所处的历史是个往复循环的结果，由于当年的西施失踪，才有了现在的施茜成为西施，献入吴国。于是这样一来，用时空平面论也一样可以解释了：西施失踪的时空平面直接链接到了她到现代的平面，而她到现代的平面又一一链接到了她回到春秋的平面，所以历史没有改变并不是因为时空是统一的，而是你选择的平面自己链接回去了，圈成了一个圆，你无法证明时空不是在每一瞬都有无数个历史平面的，也许其他走向的平面没有被你发现。除非春秋的西施不是你女儿，你才能说历史无法被改变，因为就算改变了细节，也改变不了大方向。可惜啊，你的眼光不够宽，什么都研究不出来。”

“你！”施建国研究了多年的结果忽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人反驳了一通，不禁有些憋气，“你有证据吗？这些都是你的猜测！况且如果平面都是往复循环的，那就说明时空是统一的！”

“错了，第一，平面不都是往复循环的，第二，你所处的时空可能是，但这也只能说明它在这个时空平面系统是统一的。”老者笑笑，不愠不怒。

“什么叫时空平面系统？”这分明不是一个问句，而是质问句，语气极为不屑。

“哈哈哈……”老者见他发急，倒兀自笑了，“你也不必生气，我就是来提醒一声，免得你在学术交流会那天尴尬。你现在所处的历史就是一个时空平面系统内的历

史，所有的时间点都是息息相关的，你可以纵向穿越，却无法横向穿越，所以你什么都证明不了。算了，我不多说了，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”老者说罢，站了起来，丝毫不理会错愕的施建国，打开门径自走出去了，边走还边扭头对施建国道，“历史，其实可以改变，就看你怎么改了。”

待施建国回过神来，追出去时，那老者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总有一天会明白？历史可以改变？施建国皱了皱眉，暗忖，这个老人他到底在说什么？！

施茜跪在桌前，捧起饭碗，看着一桌饭菜，只是没有胃口。

夫差觑了她一眼，没说什么，自顾吃着。

她暗自叹了口气。虽然腹中是已有了他的孩儿，可是要怎么告诉他呢？自己，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。罢了，等肚子大起来，他自会发现的吧。

忽然，她只觉一阵反胃，于是迅速放下碗筷，冲入院中，捂着口频频喘息。

夫差一愣，只当她是铅毒发作，眉间紧蹙，欲要站起来去看她如何了，却又拉不下这脸面。呵，之前她如此狠心，纵然此时自己对她的感情一如既往，也决计不再在她面前表现出一丝一毫。

他这么想着，逼迫自己扭过头不去看她。本是高高在上的君王，拥有无上尊严，如今竟被一个女人如此糟践。他苦笑一声，大口大口地继续吃饭。

施茜喘了片刻，便又坐回席间。她瞟了一眼吃得酣畅的夫差，心中黯然。此刻，自己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？腹中的胎儿一天天的成长，夫差却如此冷颜相对。回去找诸葛亮？呵，怎么行呢，总有一天，他会发现自己要为人母了。罢了，认了。

她扒了两口饭，便放下了碗筷。以前自己从不曾想到过，这就是自己初为人母的际遇。

第六十八章 断肠谁家

施茜坐在床前，细细绣着鸳鸯帕。这段日子，夫差日日不在家中，每日与张昭议事，自己便只好靠女红来打发时间。议事？呵，他素来与群臣不和，竟去议事，怕是托

辞吧。施茜眼底闪过一抹苦笑，不去想了。手指不觉又轻轻抚上小腹。他很乖呢，总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里边，是不是因为小脚还没长成呢？不知为何，每每想到腹中胎儿时，心里都是说不出的感动。原来，每个女人一旦有了孩子，母爱便腾腾地冒泡了。

“夫人，将军交代您起床要先服药。”灵巧轻轻走来，递上瓷碗。

这灵巧是府邸里唯一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丫鬟，总是默不吭声，每日只说“夫人，吃药了”、“夫人，吃饭了”、“夫人，沐浴了”、“夫人，歇息了”。你若与她说话，她也只是轻声细语的回答，然后便去干活了。

“灵巧啊，“施茜看着她，微微一笑，“放着吧，我还不想喝。”

“将军交代了，”一张小脸倒是倔强，“不喝药不能让夫人做其他事情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施茜笑了起来，停下手中的活，觑了灵巧一眼，“你这么听将军的话？我的话你就不听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灵巧微微一怔，只盯着施茜，说不出话。她暗忖，这哪一家不是听男主的，还未听说过要听女主的，况且这男主还是叱咤风云的周将军。

“好了，我喝便是。”她端起碗，一饮而尽。如今，自己每日服两副药，不知对胎儿有没有影响，不过，若是不服药，恐怕更加危险吧。思及此，施茜微微眯眼，出神地盯着泛白的碗底。

“夫人？”灵巧轻唤一声。

施茜恍然回过神来，对她笑笑，将碗递了过去。

灵巧接过碗，正要转身，却听施茜缓缓说道：“灵巧，待会陪我到院里走走吧。”

灵巧轻轻点头：“是。”

大门在此刻却忽然“砰砰”地响了起来。施茜皱了皱眉，对灵巧道：“呵，巧了，平素不见半个人的，今日我有兴致到院里走走，人倒来了。”说罢，站起身，缓缓提步至门前。

刚到门前，便见大门已被仆从打开，而当下站在门口的，正是她哥哥少伯。

“哥……”施茜有些惊喜，没想到少伯还知道回来找她，呵呵笑开了，“哥，你这次聪明了啊，竟知道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少伯身后稳稳走出一个身影。

施茜娇躯一颤，笑容蓦然僵住，话语再也说不下去了。她愣愣地站着，心上剧烈收缩。他……他怎么会……

此刻，她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悲伤，只是定定地看着那眉头深蹙的人。他眼中的

哀伤与不解，她该如何面对……

诸葛亮看着她，苦笑出声，轻轻摇了摇头：“我实在不信，你竟会不辞而别，我实在不信，你竟住在将军府，我实在不信……”睨了一眼她的发髻，他眸中一片萧然，“你竟……已出阁……”

“诸葛亮……”不，不要再说了。此刻，她的心有如刀割，只能喃喃重复着他的名字。不要听他再说了，自己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，在这一刻全被扰乱。为什么，为什么他要来找到自己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让回忆继续美好？诸葛亮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么做，很残忍吗……

她眼中满是凄伤，只摇着头，说不出话。

少伯见此二人如此，叹了一口气，径自走开了去。

“给我一个解释。”诸葛亮看着眼前的人儿，心中生疼。她，竟憔悴了许多……

“我……”施茜窒住，看着他，只频频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！”他走进一步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

不，施茜摇着头，轻咬嘴唇，后退一步。

“你在怕什么？”看出她眼中的犹疑，他低声问道。

“我……”该怎么说？要怎么解释？呵，诸葛亮，你要我给你解释，可我无法给你解释啊……她只是摇头，说不出话。

“夫人……”此时灵巧忽然从院中出来，见施茜一脸凄哀，还有一男子咄咄逼人，惊奇道，“要奴婢去叫人吗？”

“不要！”急急喊出声，她才发觉自己的失态，随即干咳两声，朝灵巧笑道，“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，你不必管了。”

灵巧眼中闪出一丝狐疑，默默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开。

诸葛亮看着施茜，缓缓道：“夫人……呵呵，夫人？”茜茜，几日不见，你竟已是夫人了？还是，你早就已是夫人了？不辞而别，是为了嫁人吗，还是为了回到你久别的郎君的怀抱？不曾想，你的夫君，竟是这江东大名鼎鼎的周瑜，不曾想，乔家女儿竟都是一般命运。

“不要说了……”施茜狠狠摇头，踉跄着往后退了两步。诸葛亮，我此刻的心，已不完整了，请你不要在这里，再徒添伤痕了……

看她如今满脸酸楚，他不忍起来。原本的愤怒与不解，竟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了。眼前的她，是他此生的牵挂，他又何忍如此逼迫于她？他苦笑一笑，道：“罢了，罢

了。”什么解释，什么缘由，都不要了。她不说，便不说吧。他深呼一口气，朝她点点头，算是道别，眼中只剩落寞与决然，转身离去。

“不要……”看他离开，她一颗心似被什么狠狠攫住，竟兀自跑了上去，一把扯住他的衣袖。

诸葛亮略略一怔，凝睇她欲言又止的眸子，下一刻，已是转身轻轻将她拥入怀中。

“茜茜……”摩挲着她的发髻，他仿佛听见了心中一角，发出碎裂的声音。原本散落的青丝，竟已成高髻，原本澄澈的姑娘，竟已成少妇。

伏在他怀中，她心酸不已，只盼望时光在这一刻，永远停滞。

墙角，灵巧那一双滴溜的眸子，正凝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

施茜终是从诸葛亮怀中探出头来，睫毛轻垂，道：“你走吧。”

“你……”诸葛亮看着她，有些惊愕。

“走吧，别来了。”诸葛亮，我无法告诉你，我已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诸葛亮，求你，别再问我。

诸葛亮竟忽然笑了，略一点头，眼中却蒙上了一层水雾：“好，我走。你保重。”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需要解释，你让我走，我便走。既然你已出阁，我便也不妄念什么了！一生的口碑，一生的安稳啊……就算我无法给你，也不忍心去破坏。只愿……你是真的幸福了。

他轻轻松开怀中的她，不再多语，朝后退去一步，随即，转身，拂袖离去，再不回头。

看着他坚决的步伐，看着他的身影渐渐隐没，她笑着流出了眼泪。诸葛亮，你保重。

坐在房中，施茜神思怅然，一双深眸总悠悠望向窗外。

忽然，沉健的脚步声响起。

施茜一惊：他今日……怎么这么早？

她站起身，朝门外看去，果然，夫差正风风火火地大步走来。

他今日，眉宇间藏着凌人的气势，莫非跟谁吵架了？

施茜看了他一眼，没再多作理会，径自坐下，望向窗外。

哪知，久不踏入卧房的他，此刻却忽地走了进来，在离施茜不远的地方立定。

“嗯？”施茜扭头看他，略有不解。

“范少伯回来了？”他一挑眉，语气冰冷。

“是。”施茜淡淡应着。

“听说，还有个客人？”他半眯起眼，目光尖锐起来。

施茜有些愣怔，不过也难怪，家丁们都看见了，如何瞒得过去呢。她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……”他大步逼近，气息直直扑来，目光如刀刃般刺眼，“你回来，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竟在自家庭院内与其他男子拉拉扯扯，呵呵，我娶的妻子，真是要成为人家的饭后谈资了！”

施茜别开了脸，不慌不忙道：“我的夫君日日不在家，在家也不与我说话，这就不会成为饭后谈资了吗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夫差大笑起来，窗外树叶猎猎作响，“你是在怪我吗？嗯？你竟还有脸怪我？你难道忘了你之前是怎么对我的了吗？”最后一句话，狠狠从牙缝中挤出。

“没忘。”她略叹一声，轻轻道。

“那你还……”夫差说到此处，竟自锁眉，思索片刻，一把攫住她的手腕，“你如此待我，还回来作甚！”

施茜站了起来，看着他燃烧的双眸，缓缓道：“因为，我肚子里，有了你的孩儿。”

轰！夫差登时觉得脑袋一麻——

这，怎么可能？！

他呆愣半晌，失神地松开了她的手腕。

良久，他轻笑一声，接着，便是大笑不止。

“哈，哈哈哈哈哈……我的孩儿……嗯？！”夫差的肩头使劲耸动，坚韧的手指捻住施茜的下巴，“我的孩儿？！你如何知道是我的孩儿？！”

“你……”施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夫差竟这么说，错愕地瞪大了双眼。

“我怎样？”他放掉她的下巴，拂袖转身，“呵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知道吗？你与那书生缠缠绵绵，好不亲热！”

“将军！这话你怎能胡说！”

“胡说？”夫差高高扬起眉，转身凝视她的双眸，“我胡说了吗？你肚子里的杂种还不知道是谁的呢！”

“啪！”一个巴掌落在夫差脸上。

夫差一愕，忽而伸手扼住施茜的脖颈，恨道：“你竟然……”

施茜此刻只轻轻一笑：“你杀了我吧，我不稀罕活着。”

夫差眸中一凛，加重了手上的力道。

施茜蹙起柳眉，轻咳两声。

夫差见她如此，心中忽然一颤，不觉力道已减了些许，原本眸中的恨意已不见，只剩萧索。他颓然垂下手臂，紧紧盯着施茜，沉声道：“你可曾对我动情？哪怕，一丝一毫……”

施茜一愣，稍顷，轻抿嘴唇，摇了摇头。

夫差呼吸粗重，忽然一把将施茜推倒，大笑道：“可笑我夫差生平制人无数，却被你给制住了。”他眼神如刀，一点一点刺向她。

施茜低呼一声，伏在地面，惊愕地望着夫差。他……也会这么对自己吗？

夫差瞥了她一眼，冷道：“你还是安守本分的好。”说罢，旋即转身，一撩衣摆，出门而去。门被他摔得如同山响。

门口，一双大眼，正悄悄注视着这一切。见夫差离去，那黛额便敛了起来，略一落地，朝庖屋而去。

第六十九章 一抔净土

施茜的心，随着门响，轰然一震。

她该回来吗？是错了吗？她扶着床，缓缓站了起来。

“茜茜！”少伯此刻忽然冲了进来，看见施茜好好地站着，长呼一口气，“我刚才听见门响，以为怎么了，你没事就好。”

施茜摇了摇头，此刻已再无其他念想，轻声道：“没事。我能有什么事？”生过了，死过了，爱过了，别过了，还能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少伯朝她笑笑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她的表情，“你没在伤心吧？”

“呵，我伤心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，感情的事情，你自己还是要把握好，古代不比现代，你还是要有个分寸为好，毕竟你是女人，若不想被人嚼舌根，就谨慎点。”少伯走到施茜身边，拍了拍她的肩。虽不忍，却也要提醒她，无奈个人无法改变历史，只能适应，这在哪里都是硬道理。

施茜点点头：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，你的眼中，已经没有以往的朝气了。”少伯看着如今的茜茜，心痛不已。

施茜闻言一惊。自己……竟已老了吗？呵，这繁杂的经历，又怎不催人老呢？表面上只是一个眉眼盈盈的少妇，心里却已看透人世沧桑。如今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。自己已被历练得水波不惊了吧。

看看天色渐暗，看来，今晚夫差定是不会回来了。

“夫人，舅老爷，吃饭了。”灵巧走进来，轻声唤道。

施茜点了点头，和少伯一起走到了桌前。

今天的饭菜怎么这么丰盛？施茜皱了皱眉，抬眼问灵巧道：“今天什么日子，怎么这么多好菜？”

“回夫人，今天是将军的生辰。”

“哦？”施茜有些讶异。今日是周瑜的生辰，夫差既不宴请宾客也不回府吃饭，那岂不奇怪吗。于是她又问灵巧道：“他年年都如此不在意吗？”

灵巧摇了摇头，眼中闪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神色：“将军两年前与现在性情大不相同，以往他……每逢生辰总要下人们准备些好酒菜，虽不铺张，但也和乐。”

施茜点了点头，深深看了灵巧一眼。这丫头，像是有满腹的心事。罢了，先吃饭吧。她朝灵巧招招手：“坐下吃吧。”

灵巧只缓缓摇了摇头，定定站在一旁，不再吭声。

施茜吃罢饭，慢慢走到了院中。这几日害喜不如前两日严重了，饭也能吃下去一些了。这么想着，她不经意笑了，摸了摸小腹，试图感受腹中胎儿的一举一动。这种心灵深处的触动，以前竟从未感受过。这是血脉中的感动吗？感受到那胎儿在腹中缓缓成长，她似乎忽然感受到了生命最原始的召唤。原来，一个女人，真的只有当怀上孩子，才能了解这种深深的生命悸动。

看着皓月当空，她心头却又是一阵失落。先前几日的美好，就这么不见了？他一步一步走远的那一瞬，自己的心，已全然碎了。

她漫步在院中，看着远处的风景，叹了口气，忽而惊觉，最近自己是越来越喜欢叹气了呢。

就在准备回房的那一刻，突然间小腹传来一阵抽痛，接下来便是钻心的胀痛，剧烈得不容她喘息。她赶紧倚住身旁的石桌，紧咬牙关。然而这痛，来得太突然太猛

烈，她渐渐已站不住，只得蹲了下去。

就在此时，一股股暖流从她大腿间涌出。伸手一摸，竟是……血！

而墙角，一抹浓重的黑影，正悄悄凝视着这一切，眼中渗着纠结、凌乱的情绪。“哥……灵巧……来人哪……”施茜此刻已方寸大乱，看着那汩汩涌出的鲜血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那是自己的孩儿吗？不，不，不能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她手忙脚乱地试图阻止鲜血的涌出，却只是沾了满手满身的血渍。不，她摇着头，额上冷汗涔涔。她自顾念叨着：“不要离开娘……不要走……不要……”那是她的孩子，那是她腹中的胎儿，那是她生命的延续啊！不，不可以走，不可以……她惊惶地喊着人，拼命拿衣衫堵住猩红的液体。

黑影从墙角一闪而出，款款移到施茜眼前。

“夫人……您这是怎么了？”灵巧一边关切道，一边回头大喊，“来人哪，快去请将军回来，还有，去叫郎中啊……”

施茜抬起头，见灵巧来了，一张惨白的脸上露出些许笑意：“你来了，就好了……一定，要保住孩子……”说罢，微喘出一口气，软软倒了下去。

施茜缓缓睁开眼，见夫差眸中尽是痛楚，满头大汗发丝凌乱地坐在她床前，便蓦然一惊。

自己，为何会在床上？而夫差，为何在这里？

慢慢理了理心绪，她才忽然想起了事情的原委——孩子！她的孩子！她一个激灵坐了起来，然而疼痛不由得又让她往后一跌。夫差见状，一把将她揽入怀中，眉头紧紧拧成一团。此刻，他心中的痛，无法言喻。后悔，后悔还有什么用呢？孩子，已失了。按照方才郎中推算的日期来看，孩子，确实是自己的……“对不起，西施，对不起，原谅我……”尽管此刻道歉显得如此苍白无力，他却也只能说出这些了。心中，一阵一阵地绞痛。

施茜本还想问孩子的情况，听着夫差颤抖的语气，她便猜到了七八分，却还是不甘心。她使劲从夫差怀中挣脱出来，双手摩挲着自己的小腹，喃喃道：“好像没什么区别，可能还在吧？”

夫差看着她这副失魂的模样，只觉疼痛不已。他轻抚着她的面庞，柔声道：“别这样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”

“茜茜……”少伯站在一旁，见施茜如此黯然，实在不忍，于是走了过来，握住她的

手，“别难过，孩子还能有的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施茜抬起头，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夫差，“是不是你？是不是因为你推我，所以才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夫差登时一愣。他自己也在纳闷为何孩子突然没了，若照她这么说，倒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今日的冲动……

他呆呆看着施茜，先是愕然，再是无措，许久，眸中无尽痛楚：“我……真的很抱歉……”虽不能肯定是不是自己的原因，而此刻，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呢？

施茜呆了一呆，随即忽地笑了出来：“呵，呵呵，好笑，太好笑！我嫁给了你，将自己给了你，怀了你的孩子，回到了你身边……我究竟为什么要回到你身边？啊？你告诉我，我究竟为什么要回到你身边啊？！”

夫差听闻，眼中渐渐晶莹一片，只默默抱紧了她，半晌不语。良久，他摩挲着她的发髻，轻声道：“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做蠢事了，真的，你相信我……”

施茜冷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。”回到你身边，是为了腹中的孩儿能有爹，也是因为不愿看到诸葛亮的震惊与愤然。此刻，你亲手扼杀了你的孩子，我还何苦留在你身边呢。

“不……”感受到施茜的绝望，他扳过她的身子，深深凝视着她，“相信我，西施，相信我。”此刻，他心中的痛，并不比她少半分。知道自己误解了她，知道自己亲手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，他的心，已一点点被撕碎了。他红着眼眶，哑然重复道：“相信我，真的，再信我一次……”

而此刻，门外，一个娇小的身影，悄然立在角落，片刻，莲步轻移，迅速隐没在了黑夜中。

那一双小脚，轻巧无息地跑回了屋内。稍顷，一张面皮在油灯黯淡的光下，缓缓被揭起，置于桌上。

一双纤手抬起枕头，轻轻取出枕下的布袋，里边整齐地罗列了一封封书信。那双纤手，捻起一封新写的书信，塞进了布袋中。俄尔，油灯熄灭，尽皆暗了。

早晨，鸟雀轻唧，夫差被投进窗来的刺眼阳光照得略一蹙眉，随即睁开了眼。床上，已不见了施茜的踪影。

“西施！”他慌忙跳起，一个箭步冲出屋外——

他绝不允许她再离开自己！

跃入后院，便赫然看见施茜的身影，默然蹲在树旁，手中捧起一抔净土。
“你……”夫差走了过去，不解她在做什么。

施茜听见动静，回过头来。她早已料到是夫差，见着他，也不言语，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又扭过头去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皱起眉。她身子还没恢复，跑来后院折腾什么？
“埋葬我们的孩子。”她不曾回头，只缓缓道。

夫差一愣，走上前去，看施茜一点一点堆出那凸起的小冢。
“孩子根本就没有，你在葬什么？”他有些担心地蹲了下去，盯着她毫无表情的面庞，生怕她一时受不了刺激，痴了过去。

“是没有，没有就不能埋葬吗？一同被埋葬的，还有先前所有的坚决，期待，和希望……”施茜喃喃道。

夫差一把扯过她，对上她的瞳眸：“西施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你再信我一次，好吗？”
“何苦呢……”施茜摇摇头，淡然一笑，“你在春秋时从不曾如此霸道，为何如今卸了大王的身份，倒蛮横了起来？”

“春秋……”吐出这两个字，夫差眼神一晃，仿佛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往，“呵，春秋，那时我们谁曾真心对过谁？谁能全然做一个真正的自己？我是君王，我就必须顾全大局，不能纵容自己的情感。而如今，我不再有负担，我不再害怕什么，我们的身份，也不再对立，我自然要追寻自己的至爱了。”

至爱？施茜闻言轻轻一颤。自己，是他的至爱吗？如此厚重的地位，自己如何担得起？她摇了摇头：“是吗？所以你就可以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吗？”

“自古婚嫁谁不是如此？男方提亲，女方父母做主，嫁便嫁了。”听到她这么说，夫差有些不悦，略略别开了脸。

“呵呵，只有男方有七情六欲，女方就无权选择了吗？”
“那是自然！”夫差高高挑眉，对这种问题感到不屑回答。

“那么……”施茜缓缓蹲下身，掬起一抔土，“就让它继续埋葬了我的悸动和幻想吧……”她拨弄着小小坟冢，心中黯然。如今孩子没了，自己却真还要留在此处吗？心中的那一小撮疯狂，是否已被湮没？还是，正悄悄伏着，等待着哪一天，暖暖复苏……

第七十章 庭院深深

夫差施茜一针一线细细绣着手中的鸳鸯，眼中却已失了先前几日的快活。原本，是因为有了胎儿，兴致起了，于是做做女红，若手艺见长，还可以给孩子做两件衣裳。可如今孩子没了，做这针线活，却只是为了完成它而继续。

此时，夫差端着药碗进房来了。

“先放下活，把药喝了吧。”每日他都不放心别人熬药，定要自己亲自煎熬才放心。如今他端着刚熬好的汤药，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施茜身旁。

施茜头也不抬，淡淡道：“嗯，知道了。”

夫差坐到她身旁，一把抢过锦帕，将药往她嘴边递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施茜不依，伸手去拿帕子。

“不行，先喝药！”夫差只将药往她嘴里送。

“唔……”施茜没有办法，只得咕嘟咕嘟咽下已送到嘴边的汤药。

饮着药，施茜心中的一根弦，却倏然被触动了。自己如今每日靠汤药来维持生命，不知哪日便如风中的一片枯叶，而此生自己难道真要如此淡寡，遵从命运，不留下自己精彩的痕迹吗？诸葛亮一步步走远，只不过是缘于自己的放弃与不坚定，若她那日，攥紧他的衣袖，随他而去，也许自己的命途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……一直以来，她都害怕他知道事实以后将离去，一直以来，她都害怕接受残忍的结局，可如今，这一切的残忍不都是她自己造成的吗？此后还要甘于命运？不！这一刻，她的眼中忽然光亮起来。不能就这样，无论如何，只有努力过了，才能此生无悔，不是吗？

夫差端着空碗，将帕子扔给她，站起身准备出去，施茜却忽然从背后叫住了他。

“将军……”她站起身，眼神坚决。

“怎么？”夫差回转身，对上她那坚定的目光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“将军，请你赐我一纸休书……”不要名誉了，不要贞节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统统不在乎了。夫差，对不起，明知你沉甸甸的一颗心，却还是无法留在你身边。感情的事，真的无法强求啊，你将你的满腔热情倒在了我身上，可我却无福消受。我承受不起这样的爱……我也痛苦啊……